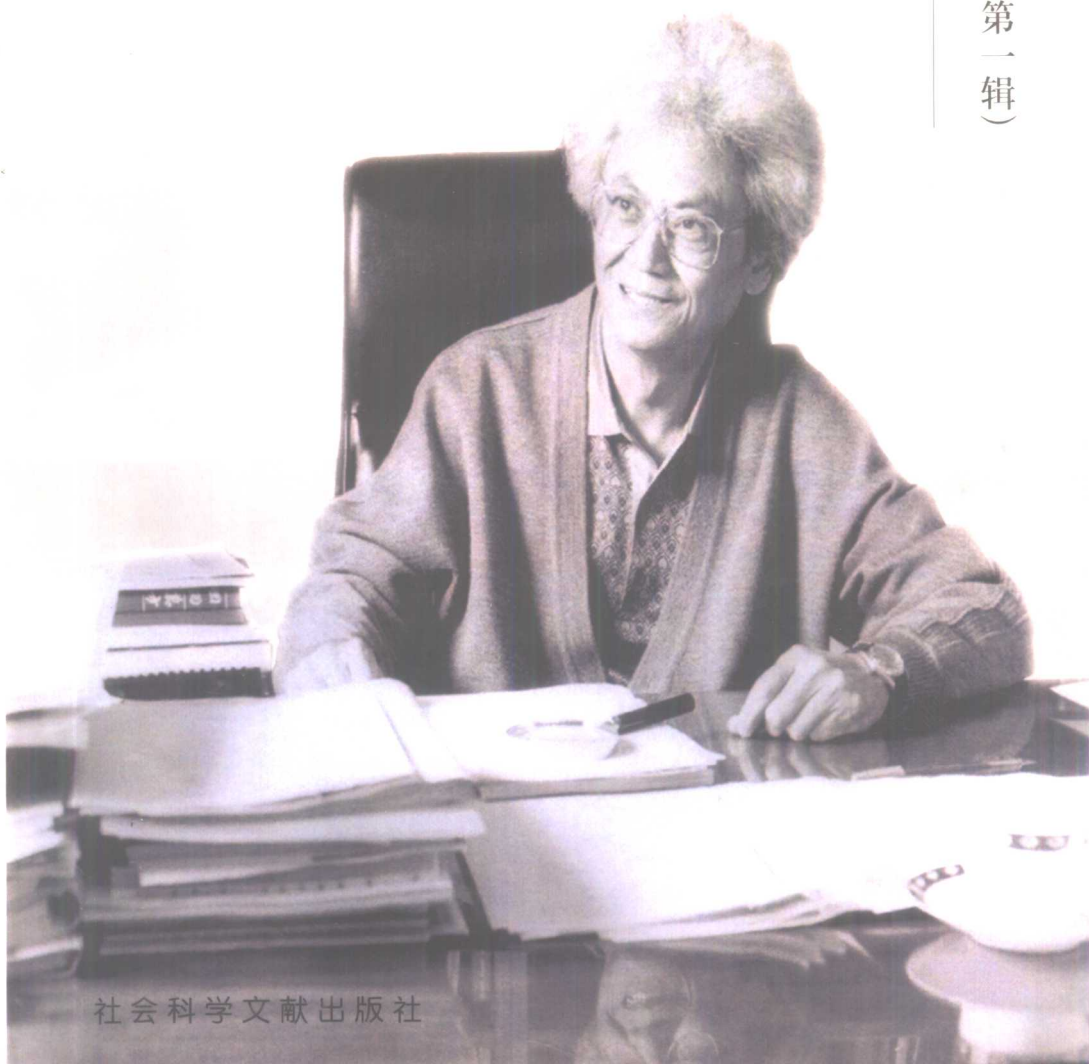


# 凭阑集

张五常 著

张五常  
作品系列（第一辑）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# 凭阑集

张五常 著

张五常  
作品系列（第一辑）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

\*20006460\*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凭阑集/张五常著. -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 
2001.8

(张五常作品系列·第一辑)

ISBN 7-80149-551-9

I. 凭… II. 张… III. 张五常-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0616 号

**张五常作品系列 (第一辑)**

**凭 阑 集**



---

**著 者:** 张五常

**特邀策划:** 易宪容

**策划编辑:** 路卫军

**责任编辑:** 君 子 陈颖通

**责任校对:** 同 文 张景秋 闫晓琦

**责任印制:** 同 非

---

**出版发行:**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)

网址: <http://www.ssdph.com.cn>

**经 销:**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**排 版:**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**印 刷:** 北京科技印刷厂

---

**开 本:** 889×1194 毫米 1/32 开

**印 张:** 7.5

**字 数:** 102 千字

**版 次:**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80149-551-9/F·173

本辑共三册 定价: 48.00 元 (每册 16.00 元)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新版前言

这本书曾经出过四版，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于今重印，我修改了好些文字，补加了些后记。

很奇怪，我的文章似乎永远都有可修改之处。每次重读，总是觉得有瑕疵，于是改呀改，改之不尽，到后来不敢再读。

永远不明白苏东坡是怎样写出那些我们无法替他改一个字的文章。

张五常

二〇〇一年二月

## 前 言

集子里的文章，是采自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五日《壹周刊》创刊号至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的一年中，每星期发表一次的一个专栏——《凭阑集》。写了五十二期，但文章其实只有二十九篇，因为当时有些题目是分几期发表的。其后于九一年五月十日，我因母亲病重而发表了《独自莫凭阑》。这篇小文也可算是《凭阑后记》之后的后记了。

结集成书，非大事也。但《壹周刊》小题大做，要用上什么彩色、粉纸，把黑蛮的插图与我的文字大大“美化”一番。如此一来，热心的读者们真的要破费一次了。

张五常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于香港

## 《凭阑集》序

---

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五日

经不起黎智英与梁天伟的邀请，要我为他们新搞的《壹周刊》写专栏，指明要散文，不要其他，虽然感到奇哉怪也，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事实上，几年前《东方日报》的周石向我约稿，也指明要我写散文。不久前，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的黄肇松表示对我的散文有特别兴趣。既然英雄所见略同，那我就不用客气了。

名不正则言不顺，专栏要一个名称，而散文专栏尤其如此。我和认识了四十年的舒巷城商量了好一阵，从七八个栏名中选出了《凭阑集》。顾名可以思义，但我的凭阑之意，可不

是岳飞的“怒发冲冠凭阑处，潇潇雨歇，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”的那一种。我根本不可能激烈到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。

我的意思是近于辛弃疾的“待燃犀下看，凭阑却怕，风雷怒，鱼龙惨”。稼轩词为我所偏爱，且将他的《水龙吟》全首抄录如下：

举头西北浮云，倚天万里须长剑。人言此地，夜深长见，斗牛光焰。我觉山高，潭空水冷，月明星淡。待燃犀下看，凭阑却怕，风雷怒，鱼龙惨。峡束苍江对起，过危楼、欲飞还敛。元龙老矣！不妨高卧，冰壶凉簟。千古兴亡，百年悲笑，一时登览。问何人又卸，片帆沙岸，系斜阳缆？

人的一生或平平无奇，或风风雨雨，或饥寒交迫，或大富大贵，或叱咤风云，或甘于淡泊。这些我既不低贬，也不羡慕。我的一生比较特别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有些事情于我总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稼轩这首词是“过南剑双溪

楼”的有感之作。难道他“预知”世上会有我这个人？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其感受就像那词中所说的“峡束苍江对起，过危楼，欲飞还敛”。这样的生命很有意思。有高山，有低谷，有流水，也有危楼，而在这样的际遇中为了好奇心而跃跃欲试，但却又欲飞还敛，不是挺有意思吗？

是二十六年前的吧。一位同事与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附近的一个坟场内漫步，说着些什么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指着场内的众多墓碑，说：“这些人的生命，都不会像你那样有意思吧！”我想，这是夸张的说法，但也可能是对的。

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写自己的传记，我的回应是，从来不想改变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与感情以外的人和事；既然悄然而来，欲飞还敛之后就应该悄然而去。但他们认为我自己感到过瘾的，应让他人分享一下，而我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，对后学的人可能有点益处。无论怎样说，自传是要大有作为的人，才可以写；高山，低谷，流水，危楼……虽然过瘾精彩，是不足以勒碑志之的。



不过，凭阑静立，仰望高山，俯视流水，既可远瞻，也可回顾，其感受倒是散文的好材料。我衷心欣赏王羲之写《兰亭集序》的情怀。对他来说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俯仰之间的事。然而，他在《集序》中“俯仰”了三次，把生命的意义表达无遗。

他首先写道：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！”这是快乐的一面。他跟着说：“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悟言一室之内，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；虽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将至。”这是生活态度的一面。最后，他写道：“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死生亦大矣。岂不痛哉？”这是悲哀的一面。

凭阑俯仰，带着一点王羲之的情怀，倚天长剑，想起辛弃疾的胸襟，而写的却是自己的观点、追忆或感受；生当今日，世事如棋，执笔记之，倒也有不让古人专美之概。是为序。

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新版前言 .....    | 1   |
| 前言 .....      | 1   |
| 《凭阑集》序 .....  | 1   |
| 菩提本无树 .....   | 1   |
| 曾因酒醉鞭名马 ..... | 6   |
| 艾智仁 .....     | 11  |
| 即席挥毫 .....    | 37  |
| 恻隐之心 .....    | 42  |
| 天才何足道哉? ..... | 46  |
| 赫舒拉发 .....    | 54  |
| 我所知道的科斯 ..... | 71  |
| 光的故事 .....    | 108 |
| 下棋说 .....     | 117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艺术天才的排列（附后记） .....    | 122 |
| 略谈关大志 .....           | 130 |
| 傲慢与谦虚 .....           | 138 |
| 无心答辩 .....            | 142 |
| 佛山文昌沙的华英经验（附后记） ..... | 146 |
| 劫后余音 .....            | 151 |
| 数学浅谈 .....            | 168 |
| 也算谈词（附后记） .....       | 173 |
| 喜见后浪推前浪 .....         | 178 |
| 惠州行 .....             | 182 |
| 知识就是力量 .....          | 187 |
| 我的父亲 .....            | 191 |
| 观鸡血石有感 .....          | 200 |
| 我是怎样思想的 .....         | 204 |
| 关于中文教学 .....          | 208 |
| 老师普纳 .....            | 213 |
| 凭阑后记 .....            | 218 |
| 独自莫凭阑——从母亲的病说起 .....  | 223 |

## 菩提本无树

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三日

张五常是怎样的一个人，相熟的与不相熟的都有些话可说。这个怪现象我难以解释。虽然我很少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，但从朋友口中还是时有所闻。这些评价当然有好有坏。我没有作过统计，但下意识地对不好的评价我忘记得很快。于是，我很容易地觉得比毛泽东的功、过七三开高一点。对胡耀邦所主张的八二开——八褒二贬——也就接受了。关心我的朋友似乎也有类似的估计。

本来，八二开是很好的成绩了。没有谁考试获得八十分会大叹倒霉的。问题是，他人对我的评价，无论是八之褒或二之贬，都言过其

实。我既非超人，也非败类，但为什么从来没有得到“中庸”的评价？得不到的永远都觉得特别珍贵。中庸的朋友羡慕我，而我却衷心羡慕他们。我又想，“中庸”是美德，但却非新闻，是不容易招惹评论的。既然人们看我都从两端看，言过其实是免不了的吧。

说起来，他人喜欢把我作为话题，已不是今天或二、三十年来的事了。从我两岁多稍懂事的那天起，我就有这个感受，而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刻意地引人注意的。一些童年时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。一九三八年初，母亲在西湾河的奥背龙村建石屋。她要“监工”，希望屋子建得如她所愿，就把我带到地盘上。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看工人搓水泥，好奇地点数英泥、水与沙的分量，有规律地二三二三地数起来。突然间见工人少用了一铲沙（不照规律），就急不及待地指着工人大哭起来了。母亲说：“阿常又搞什么鬼呀？”姐姐们应声附和：“又是阿常！”自此以后，无论家中发生什么事，“阿常，阿常”之声不绝于耳。

三岁到邻家读幼稚园，教师是一位吴姑娘，人长得美，脾气好得出奇。学生只有三

个。我年纪最小，每次背诵课文时都是由其他两个同学先背，轮到我，即使背不出，吴姑娘也总是一笑置之。有一次背书时间到了，同学又照例地先背，我提出反对，坚持非先背不可。吴姑娘当然顺我意，让我先背。但我根本不知道背什么，一句也背不出来。吴姑娘于是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要争着先背呀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说要先背，可没有说我背得出来的。”数十年后，吴姑娘老了，还提及这件事。

诸如此类的例子，每隔几天都会发生。家人见惯了，不觉得什么，但见不惯的外人就不免要多说几句。抗战期间在广西，战后在佛山，解放后在香港的湾仔书院与皇仁中学，五七年到多伦多，五九年到洛杉矶，六七年到芝加哥，六九年到西雅图，八二年回港，其经历也大约如是。年纪大了，经验不同，感受不同，观点不同，但童心未泯，好奇心从来未离开过我，它往往驱使我做自感兴趣的一切。好奇是人之常情，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但好奇又怎会那样容易地引起人们的议论呢？这问题我不明白，久而久之，习惯了，也就懒得找寻答案。

我是热爱生命的。我认为生命既然只有一次，我就要尽可能“丰满”自己的生命。在大学念书时，修人类学，得到一位老师的启发，知道生命的存在是宇宙数百万亿无一的机缘巧合所成，是一个可一而不可再的“意外”，于是就变得不仅珍惜自己的生命，而且也珍惜他人的生命了。我决定从事教育工作，对中国的思想教育深感痛心，也是由此而起。我并非因为自以为是君子而不损害他人，而是自己对生命的观点不容许我那样做。

但在广阔无际的宇宙间，个人的生命远不及沧海一粟。我的存在与毁灭，无足轻重。说自己有“泥上偶然留指爪”的本领，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。但生命既然存在而又是那么真实，我倒要过一下生命的瘾。这不是有意无中生有，然而，自内而观之，可以因为觉得丰满而把自己看“大”了一点。至于他人从外观我呢，应该觉得是微不足道的，因为个人生命的存在，只可以珍惜，而不能把生命本身扩大的。想不到，他人自外而观我似乎比我自己的内观还要夸张了。

我于是想起六祖的诗，忍不住把它改两个

字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本来无一物，还要惹尘埃。”是的，我没有六祖的胸怀，但比起神秀和尚，却要高明一点。我对惹来的尘埃毫不介意，所以老是提不起劲去“时时勤拂拭”了。劝我久不久要“拂拭”一下的朋友，应该明白在这问题上，我心领而不苟同，是因为个人的生命观是不容易改变的。



## 曾因酒醉鞭名马

---

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日

我是个失败过很多次的人。失败本来是一件痛苦的事，然而，这痛苦很短暂，过不了多久又再次尝试。对我来说，胜利的欢欣比失败的痛苦远为持久，所以虽然败多胜少，但在心底里老是觉得自己是个优胜者。

这可能是天生的品性吧。我的儿子跟我一样，对失败处之泰然，不断尝试。记得八二年回港后，我建议儿子以考试的办法进入本地的中学。我到一间颇有名望的学校去查询有关入学的资格，校长很客气，说我的儿子在美国长大，英语不用考了，但数学要考。然后他拿一份数学试题的实例给我看，我一看就知道儿子